2018年8月6日 星期一

印章是一种象征。在以前,当一个 人有了印章,基本象征着人的成熟。我 的第一枚印章是在我十八岁的时候,一 个叫唐琦民的同事送我的。

我们相识于一个三线建设工厂的宣 传队,我在乐队吹笛子,他在剧务做道 具。他比我大两岁,像一个大哥哥。他 做道具很是精细,当年宣传队演出需要 的道具都出于他一人之手,都做得惟妙 惟肖,只要导演说需要个什么,他都会 想办法在最短的时间做出来。刀、枪、 镐头、纺车……没有他不会做的。后来, 他回到北京,就喜欢上了风筝,凭着当 年做道具的那股劲,一做就是几十年, 还做出了名堂,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授 予工艺美术大师。

我与唐琦民闲暇常有交流,多聊一些 他下乡在陕北窑洞的艰苦岁月,也会聊到 喜欢读的书。我喜欢读书,他也喜欢,但 是我们喜欢的方向不尽一样,我喜欢文 史,他喜欢民俗,尤对地域民俗文化兴趣 浓烈。那年春节,他回北京探亲,问我带 什么? 我说买几本书吧! 就列了长长的 书单给他,他仔细地看过,摇摇头,说好多

第一枚印章

书他没听说过。我说碰见就买,没有就算 了。回北京十几天,他去了北京大大小小 十几个书店,都没有买到我要的书。那个 年代,书是奢侈品,有些也是禁品,想读书 是件难事,读好书更是难乎其难。

他从北京回来,见到我一脸的难为情, 就像做错了什么事,愧疚地对我说:"书都 没买到。"看他的样子,我笑了说:"没关 系。"接着,他从兜里掏出一个白纸包裹的 小东西,塞给我说:"刻了一个章子,送你 的。"那时候的人不太讲究送东西,更何况 我们都是学徒工,一个月只有二十元生活 费。我有点受宠若惊,轻轻地剥开纸,拿出 印章,看到一张纸上拓过的印痕,那阴文小 篆的深沉潇洒、冷静高贵跃然纸上,那笔端 的刚柔相济、遒劲严整,曲直伸缩间游刃自 如,笔茂深邃处幽深灵秀,是一方入眼入

心的好印,随即爱不释手。

那时候,对于在边远山沟里备战备 荒的我们,印章还是一个新鲜物件。当 有了第一枚属于自己的印章,内心有一 种满足与成长。那以后,但凡购得自己 喜欢的书籍,便会拿出这枚印章郑重地 在书的扉页拓上,留下这方印红。每次 往书上拓印章,都是一件认真而享受的 事情,甚至有点神圣。买了新书,先是洗 了手,然后坐在桌前,拿起新书,随手翻 上几页书,读上几个段落,再闻闻书香, 才肯拿了印鉴庄重地拓上。

有一次,正准备往新书上拓印就来 了朋友,一边招呼人,一边往印泥盒拓印 泥,就将印章碰到了印泥盒的边缘,结果 印章的边缘磕掉了一小块边角,印章就 有了刺眼的残缺,心疼了许久。在那以 后,新购的书籍,也就不太拓印了。有时 候想再享受一下那种珍贵的享受,却总 因为那块瑕疵而扫兴,有一种深度的惆 怅与彷徨在心里绞痛。也试过用别的印 章拓在书的扉页,怎么看着都不顺眼,几 次过后,就兴致索然打住了。

直到后来,我才知道这枚印章的材 料是寿山石,是制作印章一种很讲究的 材料,足见唐琦民去刻这枚印章的时候 何等用心。

后来,我虽然有了很多印意,也不乏 篆刻名家之作,但最爱仍是这枚印章。 这也许不仅仅是因为它的精致厚朴,更 多的是这枚印章浸润了当年的纯真友 谊,印证了一段难忘的蹉跎岁月,弥漫着 一种美好的青春记忆。我把它珍贵地放 在了印鉴盒里,每每会拿出来端详一番, 也会偶尔拓上一片宣纸,细细品味,任岁 月的记忆、青春的律动在脑海里缠绵交 织、肆意奔涌……

人生最难忘记的,都是青春;人生最动 人心的,都是细节。这第一枚印章,就这样 走进我的人生,融入我的生命,心中藏之, 不可忘却。



自从嫁给汉阴人,我无可 救药地爱上了汉阴小吃,汉阴 粉皮算是最钟爱的一种。

记忆中第一次吃粉皮应 该是十四五岁的样子,往日 不同现在,小县城里卖粉皮 的屈指可数,只有卖面皮的 小摊贩偶尔有售且不是天天 有。这种看起来红红的、夹 起来滑滑的、吃起来酸酸的 小吃对儿时的我极具诱惑 力,在那个贫瘠的年代,算得 上美味了。每逢周末不上 学,就会拿着父母给的早点 钱,早早去电厂后门的小吃

摊儿观望,如果有卖,必定咥上一碗,连酸汤汁 都不留一滴,可谓狼吞虎咽。

程

晓

多年过去,卖粉皮的门店增加了许多,我痴情 不改,隔三差五会去几家固定的小店解馋。成为 汉阴儿媳后,终于品尝到早有所闻的汉阴正宗温 家粉皮,更让我对粉皮的热爱达到了痴狂。

汉阴民主街老公安局对面的"温家小吃"是一 家老字号店铺,距今已有30多年的历史,它家售 卖的凉面、蚵蚂蛄蚪、粉皮子均是汉阴特色小吃, 粉皮更是同行业中的翘楚。店家夫妇每天下午三 点开始营业,晚上不到十点就打烊关门,即使小店 所处位置在偏僻狭长的巷道,里面的摆设极其简 陋,也无法阻挡南来北往食客们的热情捧场。我 去的次数多了,不免和亲切朴实的店家熟络起来, 在好奇的攀谈中也普及了粉皮的知识。

粉皮最早是以蕨菜粉为主要原料的陕南传统 小吃,因此以前称呼为"蕨粉皮子"。蕨菜是生 长在深山中的一种无污染的野生植物,学名薇 菜,其根部储存有大量淀粉,营养丰富且助消 化,为滋补佳品。以前都是清明前后农民从深 山采摘,在水中反复浸泡冲洗,淘去泥沙,晾干 捣碎蕨根,过滤去渣沉淀后,蕨粉就留下了。但 是由于蕨菜的生长期短产量低,来源奇缺,因此 现在做的粉皮都是红薯粉替代。为了保证鲜香 和口感,粉皮最好是现蒸现食,先把红薯粉加水 按比例调和成糊状,为提高筋丝和色泽美感其 中加入适量的明矾和老抽,在一个铁皮制的圆形 平底小烫锅的锅底刷少许菜油,以免粘锅。待 锅中的水烧开后,舀几勺粉浆倒入烫锅,摇晃几 下使其均匀覆盖,接着将烫锅置入沸水中,数十 秒即可端锅出水,粉皮的薄厚因食客喜好而异, 全凭舀粉浆的勺数控制,端锅出水的粉皮捞出 直接放入盛有凉水的小盆中浸泡几秒定型后,用 刀切成不规则的块状放入碗中,加入调料即可 食用。最让我惊诧的便是这看似简单的调料 了,老板娘手边不过就是三个分别装着盐水、蒜 末水、油辣椒的碗,一个装着香料水放在炉子上 用小火保持着温度的盆,各样调料淋上一勺,却 能魔法般地调和成一碗柔韧光滑、细腻爽口、酸 辣相间的人间美味,彻底征服我的味蕾。

带着疑问,向老板娘求解。原来,香料水 精选多种调料用小火熬制而成,与醋调和在 一起,香料水就是粉皮可口与否的核心。而辣 椒也是用加入八角、草果、芝麻等泼油而成,不 同的原材料,不同的调制手法,就会呈现出不 同的味型,最终成为粉皮提味的精髓。

汉阴的粉皮,许久不吃,便馋欲不止,于是现 在又多了一个回家探婆婆的由头。每次去"温家 小吃",老板娘见我便和善笑笑,一句"回来了", 算是打招呼,然后冲后院喊叫"烫两张粉皮子,一 张加厚的",我和先生稍等片刻,她手脚麻利调好 后放桌上,闻着酸香味,不自觉吞咽着口水,拌匀 后便不顾吃相大快朵颐,吃罢,顿觉舒爽至极。

才下舌尖,又上心头。温家粉皮就像我对汉 阴的一个味觉定位系统,被爱人唤作"路痴"的我 即使到如今仍分不清汉阴城隍庙、文峰塔、马道巷 等标志性建筑的方位,却总能寻味找到"温家小 吃",让舌尖一次次领略粉皮的美好!

夏至那天, 由老家再返 咸阳,路上看到一片荷田,碧 绿浑圆的叶子在风中上下翻 动,因刚下过雨,不时有灵动 的露珠从叶上滑落。我看到 的这片荷田,是在连片的田 畈之中的一块,我看着它时, 荷田中恰好也有三三两两的 了,该有多美啊。 花苞探头看我。前一阵, 蔷 薇开得正好,公园西墙的栅 栏上延伸一里有余。如今, 入了夏,葱茏浓荫,不再如春 天时百花绚丽,我的心中,便 只想着荷了。

荷,亦与莲同。水生植 物的心性,从来都是静默、清 雅。色凝肤如脂,味轻香益 清。周敦颐先生之《爱莲说》 "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 妖",应当为赞荷之上语了。 水陌之上,于小轩或斜栏远

望,会否有暗香盈 袖,才会吟出"可远 观而不可亵玩焉"的 清欢。朱自清先生 在《荷塘月色》中一 样说,微风过处,送 来缕缕清香,仿佛 远处高楼上渺茫的 歌声似的。他逢的 荷,在清华园里等 他,在月色下,收纳 这忧思人的感念。 通感的用法,让我 记住了那荷的"渺

茫的歌声",亦记住 了不管等不等荷,圣洁高雅 就在那里。

我曾一样等过荷。家乡 属于亚热带气候,夏季雨量 充沛,于荷来说,正好。初夏 开始,大秧移栽,小荷初露, 一眼望去,水田阡陌之中,绿 色的希望尽收眼底。待到芒 种,部分水田秧苗鼓劲儿生 长,沟渠水草丰茂,田埂之间 或种豆。荷田与秧田成片相 连,我便和小伙伴们穿了凉 鞋提了小筐去田埂间找野菜 和草药。早晨的露水很重, 行走于草叶间往往会打湿我 们的裤脚和衣襟。赶上雨 后,最乐得去荷田转悠。荷 叶上凝着未消的露水或者雨 水,叶心如大碗兜着。荷到 六月,已高过小孩人头,有为 数不多的花骨朵探头张望,

来往于田埂与田埂之间,偶 然撞翻一张荷叶,层层叠叠 的碧绿盘子"哗啦"倾覆过 来,大半的衣服就受到这水 露的"优待"了。湿了衣服, 便跑到高处白杨树下去风 干,缓过神来,惊觉好大好 大的一片田啊,等荷花开

如今,秧田与荷田绿汪 成片的景象已相去甚远,多 数农田已闲置。间或交杂 的田畈,或青或黄,土地像 失去光泽的衣服,上面缀满 大大小小的补丁。

2013年,我曾到过附近 的万亩荷田,时值冬日,凋敝 干枯的荷叶几乎消亡,少数 残存的叶柄被寒霜劈下,曲 曲折折歪在田里。湿地上的 芦苇一反常态,一枝枝在寒

> 风里拂动招摇,像 是对到来的人们证 明着这片土地的生 命力。此行虽未见 到荷开,同行的朋 友却相邀,万亩水 面,冬可采藕,夏可 赏莲,明夏来看万 亩水上仙子,十分 壮观。去年,未能 成行。今夏,时光 不远,我等荷开,其 实是在等一片儿时 的心境。 现在,单位对

崔

巧玉

面的公园就有荷,只因面积 小,加之掩映在闹市之中的 葱茏树木下,零零散散并不 能成片,花开最盛时,才好过 一点。记挂着,等花开时,好 歹也去看看它。前几日,同事 说,近来每日傍晚总会去公园 走走。我立刻问:"荷花开了 吗?你知道荷花开了吗?"他 回:"天暗,没注意。"我不放 弃,又问:"你路过没看见荷塘 有红色吗?"他想一想说:"记 不清了,这么近,你可以去看 看。"是啊,穿过马路就是公 园,进了公园左拐不远就是荷 塘,我为什么没有去呢。其 实,相机已经备好,我只是想, 再等等,等到荷花满池开放, 便是最美的时候。

屐痕处处



我始终认为,丹麦那个姓安的大鼻子老头是伟大 的,他给全世界的人讲了那么多全世界人都爱听的故 事,竟然还发现了这世界上原本有一袭大家都看不见 的袍子。发现了就发现了吧,他偏还要指使那个毫无 心机的孩子,在大街上当众撕碎了那一袭华美的,然而 却是虚幻的袍子。好了,现在就单说这袍子被撕碎以 后。我感觉啊,自从袍子被撕碎以后,这世上穿着那种 袍子的人反倒多了起来,像割韭菜,越割越密实、越旺 盛。莫非,大家都需要那么一袭原本就虚幻的花花袍 子,来把自己包裹起来?

看来答案是肯定的。

就有这么一位老兄,一直以来,给人的印象是温良 谦恭让的,大老爷们家偏还长了双水汪汪的鹿眼睛,任

反倒有了依仗的某种势了,于是,小绵羊变成大狼狗, 大狼狗养成大老虎,大老虎化身大魔头,就这么个过 程。看他目前凶猛的样子,想必也乐得当一个人见人 怕的恶人吧?显然,他已经披挂上了一袭完全崭新的 袍子,由自己被摘除的身体零件幻化成的袍子,一袭由 野蛮粗暴凶恶邪气等等联缀而成的袍子。而且,就像 普天下所有爱穿新衣服的人一样,他很热爱这件新袍 子,也很享受这件新袍子。

穿上新袍子的他,跟早先的他还是同一个人吗?我 曾就这个问题疑惑过,好多熟悉他的人也曾疑惑过。后 来我想通了,大可不必疑惑,人的性格常常是此一时也, 彼一时也。这位老兄他迷上了新袍子,当然就要甩了早 先那一袭由温良谦恭让联缀成的旧袍子了。可以想见,

袭虚幻的袍子

□ 赵永武

是再坚硬冰冷的心,只消那双眼睛一瞥,肯定就人间四 月天了,而且还见人不笑不说话,说话就说让旁人耳朵 窟窿舒爽的话,无疑大家公认的一个好人了。可是,那 一年,却不知道是因为什么病住了一回院,听说身体的 某一个零件被摘除了,出院后就变了人、变了脸,成了 不折不扣的传说中的恶人。常见他跟街邻吵架,高喉 咙大嗓门的,眉目凶狠得要吃人的光景,简直泼皮得前 无古人;也常见他拎着半截砖把旁人撵得满街巷乱蹿, 跟狗撵兔的场景不差半分毫。街上没人不怕他,连原 先的痞子混混们见了他都点头哈腰的,又是给烟又是 陪笑脸。观察他前后判若两人的原因,其实并不复杂, 旁人知道他已不是浑全人了,害怕跟他争斗闹出不堪 的后果来,自然都让着他;他呢,身体有零件被摘除了,

一滴冰凉的水珠打在了他的脸

周围一片寂静。寂静得让他想起

上,他猛地一惊,从朦胧的睡意中苏

醒。睁眼一看,眼前仍一片漆黑,只是

儿时的黎明前,他静静地躺在温暖的

被窝内,看油灯下母亲在上下不停缠

穗子的情景。如果不是不远处被烧焦

的树木不时飘来烟熏味,他会忘记昨

天这不足十里的土塬上,曾是一场激烈

鏖战。他和他的战友同数倍的日军不

断进行生与死的较量,激战从清晨一直

打到昨晚深夜,他和他的战友依然坚守

寂静,静的只有崖下低沉的河水声。

他知道,一场新的鏖战即将开始,他让

壕前炸响,顷刻间便像雨点一般落在

他和他的战友周围。此刻,他听不到

身后的黄河吼声,只感到身下的土地

天已大亮,战场周围依然是一片

果不然,一枚炮弹带着哨声在战

"打——"一声命令,几乎是带着

顿时,密集的枪声四起。浓浓的

火药味呛得人几乎喘不过气来。他和

在这座不知叫什么名的土塬上。

士兵们做好准备。

火,从他口中发出。

在抖动,眼前的烈火在冒。

东方的天际露出一丝亮意。

旧袍子应该也是很花哨的,要不然他也不会住院前用那 一袭花花袍子把自己包裹那么多年,还显然活得很有滋 味,可新袍子却能让他体会到别样的生活滋味,和别样 的生命快感,于是,就只能是"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了!

不唯是他,倘你留心观察,你会发现,你周围的人几 乎都活在袍子里。大家都需要袍子,也都有袍子,谁也 别笑话谁。这倒也未见得是坏事。有位智者在给人际 关系受挫的年轻人指点迷津时,说过这样一句:"跟任何 人打交道,哪怕他千夫所指,你首先要把他当好人一样 对待。"想想,这话极有道理的,你首先给他批发一袭"好 人"的花花袍子,他一旦披挂上身了,定当竭力要做一个 "好人"的。由此,说不定这世界上就 笔走龙蛇 会多一个好人,功莫大焉。

自爱胜自律

□ 陈仓

小和尚违反寺规戒律, 私自外出吃烤肉,被围观、 被拍摄、被热议,瞬间成为 网红,给寺庙造成严重负 面影响,被监院长老带到 师父面前,当众接受责 罚。小和尚后悔莫及,痛 哭流涕,认错自责。

师父和颜悦色地对小 和尚说:"我不想责罚你,也 不想教导你。你不妨问问 大师兄,他为什么能严守戒



律,不动酒肉荤腥?" 师父鼓励,小师弟央

求,大师兄实话实说:"我 之所以能严守戒律,从未 犯戒,有三点原因。第一, 我遗传代谢不良,酒肉不 宜,食素即是自爱,无自律 心;第二,我生过胃病,必须 忌口,食素就是自爱,无自 律之意;第三,师父持斋把 素,素心善行,虽年逾八旬, 鹤发童颜,依然洋溢赤子香

> 气,众人无不称 奇。我敬爱师 父,以师父为榜 样,其实还是自 爱,毫无自律之 心思。

监院长老点 头称是,质问小 和尚:"师父的心 意,大师兄的感 悟,你懂了吗?" 小和尚顿悟: 自爱胜过自律。

> 他的战友们全然不知,只是一个劲地、 发狠地阻击着日寇。 一个上午过去,敌人冲上了几次,

他不知道。他们打退了敌人多少次, 他不知道。只见战壕前横满敌军的尸 体,士兵们手中的枪管发红,地上布满 了空弹夹和空弹药箱。当然身后也是 一排战友的尸体。他让人清点了一下 人数,得知仅剩八百余人。他心中一 颤,从昨天到今天,不足一天半的时 间,已有二百余名战友丧失性命。他 艰难地咽了口唾液,没有发出任何声 音,只是将拳头握得咯咯作响。

在他沉思下一步打算时,有人告

内,只是此时他们没有再像先前那样, 利用作战的空隙修整战壕,而是一个 个跟着他,向身后的战旗汇拢,那战旗 就插在悬崖边上,已被战火撕裂成絮, 犹如落叶的柳条般在空中飘荡。

他停留在战旗前,面向纷纷围拢 的战友。

"兄弟们——"看着大家都在望 他,他又发出了一声:"乡党们——"其 实他与眼前的这些兵士并不是乡党, 他从甘肃陇西来,而这些将士是地地

□ 李武强

诉他,阵地上的弹药所剩无几,他再一 次心中一颤。他默默地起身在战壕内 行走,每到一个战友前,他都同他们紧 紧地握一下手,每当他紧握战友手的 瞬间,他看到战友们眼中的坚定。同 时,他也向战友传递了自己的刚毅。

战壕没有走完,敌人冲了上来,他 同他的战友冲向敌群,一阵血与气的较 量,他们再一次阻退了敌人的进攻。此 刻,他和他的战友已是弹尽粮绝,且有 十几名战友在刚才的肉搏中丧生。

他和他的战友们又一次回到战壕

道道的关中秦人。

"乡党们,我虽不是秦人,可我来 陕已五年。我熟悉秦风秦韵,我敬佩 秦人热火的情怀。今日,能与兄弟同 仇敌忾,我深感欣慰。原本想与弟兄 同力苦战,冲出重围,无奈弹尽粮绝, 我李某在此深表愧意。"

"誓随将军共生死。"

人群中有人发出喊声,顿时引起 一片共鸣。

面对士兵的呐喊,他深深举起右 手,向周围人行了一个庄严的军礼。

敌兵又一次冲了上来,他与他的 战友再一次面向敌人。

就在敌人步步逼近时,此刻,他的 战友人群忽然响起一声嘹亮的秦腔: "呼喊一声绑帐外一

紧接一群慷慨激昂的秦声响起。 "……直杀得儿郎痛悲哀/遍野荒

郊血成海/尸骨堆山无处埋/二十年报 仇某再来……" 这声腔犹如凛冽的冬风般凌空吼

响,让正在围追的敌军一个个停下了 脚步,直愣愣看着眼前的年轻后生,一 个个吼着秦腔纷纷跳下了悬崖。 声音越来越稀,越来越小,最后,

悄无声息。他紧握着战旗,已是泪流 满目。他知道,他的战友们一个个已 经淹没在崖下那滔滔的黄河内,那里 也将是他最后的归宿。 他拔起战旗,挑起冲在眼前的一

个敌军,随即转身奔向悬崖,就在奔向 悬崖的短短几步内,他同时吼唱了几 句秦腔,

"两狼山——战胡儿啊——天摇 地动——""好男儿——为国家——何 --------生啊······"

他和他的战友又走到了一起,在 黄河的母体走向新生;他和他的战 友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他和他战 友的故事流传在历 小说 史的记忆内。